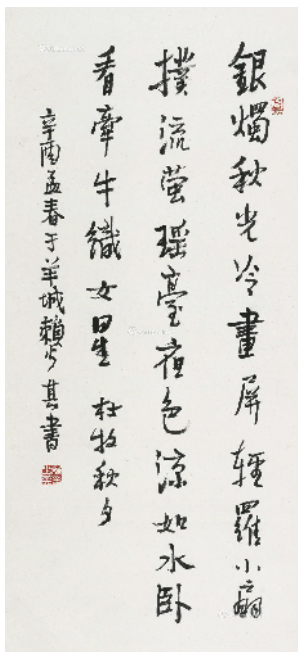


艺思艺语



■赖少其 行书 立轴

陈传席：我不认同学书法贵在神似

■陈传席(著名美术理论家)

很多书家及书法理论家都反复阐说,书法不在形似,而贵在神似。如果列举例证,可以搜集无数条。但我对“学书贵在神似说”一直是怀疑的。学书而不是书法创作,我的体会,首先还要形似,即学王似王,学颜似颜,若学王不似王,学颜不似颜,学欧、柳、褚、赵皆不似欧、柳、褚、赵,即形尚不似,而奢言得其神,吾不信也。不仅学欧似颜,学颜似柳不可以,即同是学颜,也必须学《麻姑仙坛》似《麻姑仙坛》,学《颜家庙》似《颜家庙》才是。我说的“似”主要还是形似。

前人学书从描红开始。描红者,描其形也。神可描乎?临摹,临和摹不同,摹者也摹其形也,神可摹乎?当然,书画的最高境界是神韵、神采,但学习阶段恐怕重在形似。绘画人物的三停五部、坐三蹲五立七,即西洋画法的人身体的高度是七个半头的高

度,面部的眼睛在中间,嘴上占三分之一,嘴下占三分之二,以及解剖、透视等等,都是解决形似问题的。而书法中的各种技法,也主要是解决形似问题的。赖少其在近60岁时曾讲过,他学书法既未学二爨,也未学《天发神谶碑》,只学金冬心一家,而且只学金冬心七个字(至于他60岁后是否学更多的金冬心字,不得而知)。有人对这段话表示质疑,认为学书法岂能只学七个字?我这里又找出只学一个字的例子,即《历代书法论文选》中的《永字八法》一文中说的“李阳冰云:昔逸少工书多载,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八法者,‘永’字八画是矣。”王逸少15年中专攻“永”一字,在晋前后未见记载,但这至少代表《永字八法》一文作者的观点。他认为专攻“永”字即可写好字,盖可得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点、横、竖、挑、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之法也,其云“侧不得平其

笔”“勒不得卧其笔”“努不宜直其笔”“趯须蹲锋”“策须斫笔”“掠者拂掠须迅也”“啄者如禽之啄物也”“磔者不徐不疾”等等,主要也是把形写得准,当然以形得神。那么,学金冬心的漆书临习他的七个字,把基本的笔法结构掌握了,就可以把金冬心的字写像,是更有可能性的。

笔者的臆见,书法者,形神一也。但未有形不似而能得其神者也。书法中的方笔圆笔是形亦是神,方笔多见其刚劲,圆笔多见其谀润。古代书法的摹刻本、钩填本,也主要是摹钩其形,

形极似而神自在其中矣,若形尚不似,如摹《兰亭》而似《姨母》,则神在不论之中也。当然这是比喻的说法,摹《兰亭》绝不可似《姨母》,似《姨母》亦另有价值耳,乃是说摹得不像,就不必论其神了。

(据《北窗臆语》,内文有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梁志钦 为美术生说句公道话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上周美育专题报道出来后,有家长私下咨询,孩子很喜欢画漫画,但成绩一般,希望通过美术进行“优化”高考途径,可让人疑惑的是,他并不清楚孩子是否真心喜欢美术。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去年一家长郁闷诉说,自己并不支持孩子选美术专业,但孩子却复读也要继续考美术,他很懊恼,担心孩子考了美术后可选择的出路(就业)并不多,他希望孩子能选择理工科。

可以说,这两个既是极端的例子,又是目前对待青少年学美术在认识上典型的误区。

认为学习成绩一般,可以把美术作为高考升学的“优化方案”的,是目前一些家长较为常见的“侥幸心理”。尽管不少学生美术专业拔尖,文化成绩却一般,

但要清楚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学生本身文化成绩确实薄弱;另一可能则是学生本身成绩不错,但由于过于投入画画这件事,导致没有时间复习文化课,这里就涉及一个逻辑问题,当别人是因为画画而忽略了文化课(文化课基础并不薄弱),而并非因为文化课差才学的画画,但在不少家长乃至学生看来则是反过来。事实上,如果孩子本身不热爱美术,哪怕侥幸考上了相应的美术院校,始终也很难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案例,孩子本身喜欢美术,但家长始终认为美术没有出路,这又是一大误区,不少家长认为学美术等同画画,这是对美术比较狭义的理解,事实上,现在的美术院校,专业已经琳琅满目,从纯艺术型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到室内设计、家具设计、展示设计、视觉平面、跨媒体、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艺术乃

至建筑设计等,可选择的专业方向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理解的“美术”。

认为学画画没有出路的家长的确需要好好了解一下目前美术院校的专业设置、就业方向乃至社会产业上对艺术相关人才需求的情况。

俗话说“千金难买心头好”,不管是上述前者功利地引导,还是后者几乎强制性地反对,都违背了一个原则,就是孩子学习的初心。

目前不少面临高考专业选择的学生家长,几乎都踏进了相似的误区,在引导下一代选择未来方向时,更多的是仅考虑就业前景,而几乎从未耐心地了解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尽管不少孩子自己也尚未想清楚,但如果一再缺乏引导,导致的结果是人云亦云,糊里糊涂上了大学,然后毕业面临失业的境况。

因此,那些企图把美术作为差生高考“避风港”的思想,应该要端正了。其次,学生如果真心喜欢美术,不但要鼓励,还应该以“文化修养是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的认知态度进行引导。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几乎是没有什么文化薄弱而能成就大艺术家的。无论是北宋的苏东坡,还是明清的董其昌,都是科举选拔的人才,而西方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更是知识全面的人才。而近现代美术大家李可染、吴冠中更可谓“美术生”的榜样,吴冠中因为喜欢美术,入读理科专业后退学重考艺术院校。而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等则更是学富五车的艺术大家。

作为曾是美术生的“过来人”,深知美术之路不好走,如再有来问文化不好去读美术,那还是劝一句:别再误人子弟了。

艺术逸闻 鉴赏文人画更看重画如其人

■卜寿珊(著名美术史家)

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他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

时至宋代,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在中国,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像诗一样,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

到了十九世纪,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因此,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这与中

国宋代完全不同: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作诗场合。我们知道,曹丕身边聚集着一群诗人,经常在魏廷的宴会上赋诗竞胜。在时局不稳的六朝时期,文人们则选择在宫廷之外聚会。竹林七贤是三世纪的文人中最负盛名的群体,他们不管政局动荡,在一起饮酒、赋诗、清谈。四世纪,王羲之和朋友们一起到山野郊游,在兰亭边吟诗作对,作为曲水流觞游戏中的一部分。诗人间的友谊在唐代也很风行:其中以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最为著名。诗歌时常作为朋友间一种亲密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公开的表达;它仅为知己所作。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知音是艺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传说音乐家伯牙听闻朋友钟子期的死讯,便摔碎了自己的琴。

五世纪早期的诗人谢灵运带着一群随从在山间漫游,却在诗中抱怨无人能分享他的感受。

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文同和苏轼便是第一对著名的艺术挚友。苏轼在文中提到,在文同眼里,只有苏轼

能理解自己的画。在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中,绘画第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社交聚会中,当一位友人创作出一幅画,会被其他人看作是他人格和时代环境的反映。每当名士作画,他的朋友又题跋其上。后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珍,并感慨艺术家的离去。对中国文人来说,鉴赏作品不仅是理解画家的风格,更是要见画如见其人。如同诗歌书法,文人们的风格定义更注重人格价值,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价值。在书法领域,当一个人选择古代书法大家作为自己的楷模时,很重要的原因是钦慕他的品格。无疑,苏轼敬佩颜真卿,不仅由于颜真卿的书法,也由于他的道德品质。比之吴道玄的作品,苏轼更偏爱王维的画,一定是王维诗人的身份影响了苏轼的喜好。从苏轼的时代开始,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不仅仅是画家,他们也是政治家、学者、作家、书法家或仁人君子,因为绘画以外的才能而驰名。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就赵孟頫和董其昌而言,他们在书法上的威望使他们在文学之士中居于领袖地位。北宋之后,这些特殊才能似乎导致了人们接受文人画。

(据《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内文有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